

我的师傅

●谭国强

一九七二年十月二日我从临汝县文工团调入县电影管理站(市电影公司前身)。3日上午,书记赵文明把我安排给第三放映队的魏队长,因当时我不足十六岁,书记还特地安排我和队长住一个宿舍。队长是我进入放映队伍认识的第二个人,也是我的师傅,他大眼睛,中等个子,面色稍黑,有些耳聋。

当天上午魏队长帮我领了工作服、手电筒、肥皂、胶鞋、被包布、被包绳等工作用品,教我打背包,尔后又帮我换了下乡就餐用的零钱和粮票。一切安排好,下午他就用自行车带着我和行李去纸坊公社车渠大队放映了。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很匮乏,社员们一个月能享受一场电影看看就稀奇得不得了,电影放映员自然也成了香饽饽。我和师傅从县城到车渠的20华里路上,就有不少成年人和小朋友不停地打着晚上的放映地点和影片名称,因为魏队长在这一带放映时间长,大家都直呼着他的名字问,可他一直不厌其烦地微笑着一一回答。从人们的问话中,我第一次得知师傅叫魏干基。可有些老人和小朋友弄不清他叫干基还是电机,就大声叫他电机,但他从不见怪,一一回答着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,他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我。

那时,不管你在什么单位,级别多高,到农村吃饭从不招待,一律得到社员家。当时规定,吃饭每人每顿饭交一角钱四两粮票,后来改为早饭每人仍交一角钱四两粮票,到中午和晚饭各交两毛钱半斤粮票。一个电影放映队由三个人组成,吃饭时我们三人有时集中一家,有时一人一家,这叫吃派饭。有时是群众把饭送到大队部给我们吃,这叫吃送饭。如果吃派饭,师傅总是让我第一个先走,他走在最后,年年如此。

那天在车渠大队放映的电影是《地雷战》和《地道战》,我很兴奋,心想着今晚可能美美地过过电影瘾了。可师傅偏给我一本《FD—12型发动发电机》书,让我先看看。因心不在书上,我趁着发电机的灯光,很粗略地胡乱翻阅着,但心里想的还是电影。突然,反面老演员刘江“挖,挖,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揪出来”的一句台词,挖疼了我的耳朵,书实在是翻不下去了。便偷偷溜出去,站在了观众席里。电影对我的诱惑太大了。放映结束后,师傅随口问我一句能看懂吗?我不知所措,竟然没有回答,师傅笑了笑,也不再往下问了。那天晚上我还闹了个笑话,半夜被尿憋醒时,我喊声:“娘,点着灯,我尿嘞!”师傅很有意思地跟着说道:“好,点着灯,起尿吧!”尿后躺在床上,我失眠了。师傅的举止言谈在我

脑海里转来转去,我已确定他是一个好人,下决心好好跟着他学习。

第二天,转到下一个大队放映,等把机器卸下停放停当后,他又让我把《FD—12型发动发电机》书拿出来。从看图对照实物入手,详细地给我讲解了发动发电机的整体结构,各部件名称、作用、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等等,并要求我把这些记熟。通过三个多星期的努力,我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这些基本理论知识,并且能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实际操作了。后来师傅又给我讲了电机日常保养和定期保养的项目和方法。再教我学会常见故障排除、火花塞及白金间隙调整及怎样更换活塞环、碳刷的方法等。为了让我熟练掌握这些技术,他给电机人为地设置一些故障,让我排除,若排除不了的他就当场帮我分析原因,直到我能单独把故障排除为止。一九七三年七月河南省文化局给我颁发了发动发电机技术资格证书。我非常感谢师傅。

电影放映是既吃苦受累又十分费心的工作。除了我们常说的热死、冻死、跑死、熬死及忘了派饭饿死外,遇到放映全新拷贝时,首先得保证放映机供输片系统各个滑轮、滑轮的清洁及转动灵活,特别是音鼓。为了保护片子,必须提前接一个片环试机。片环者,新胶片接成的圆圈圈也,长度约一米左右。试机时放映员扎一个站桩的架式,在放映机前用双手的拇指食指分两头夹着片环,架在高过放映机灯箱的位置上面,开动马达转九十圈左右。冬天试机下来,两手冻得直僵,夏天试机下来,往往是汗流浹背。试机后只有片环上不留任何伤痕,新片才能上机。放映中途每隔三至五分钟,得用手电筒检查音鼓是否沾尘粒,滑轮转动是否灵活等情况,还时不时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在收片盘前轻夹胶片,随片速用手电照着再仔细检查片身是否有损。第二天倒片时,十圈八圈就得停机再检查,若影片稍有损坏,必须再弄清影片的输片部分。如新拷贝放映不足一百二十场被划伤而降等级的话,放映员是要受处分和罚款的。试机的工作,几乎全由师傅一人揽下。

干活累活细致活师傅总是做在我们前边。用踏实肯干、吃苦耐劳、兢兢业业、认认真真这十六个字来形容他的工作作风是再恰当不过了。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,三队在他的带领下,安全放映场次、爱机护片、幻灯宣传及八大样板戏(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白毛女》《龙江颂》《海港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奇袭白虎团》)的汇演等项工作,在全县各兄弟影队中名列前茅,被县文教局评为先进

集体,师傅也被评为先进个人。

一九七四年十月河南省文化局又给我颁发了FL—16型电影放映机合格证书。这证书是我的荣誉,更是师傅几年从理论到实践心血辅导的结果。

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,我到电影系统还不足三年,临汝县革命委员会临革字[1975]第024号文,改变了全县27名放映员的命运。从那天起,九个农村影队的人、财、物全部下放没有影队的公社管理。我记得七月一日那天,天下着小雨,我们把该交的物品交给办公室有关人员,师徒三人在电影管理站集体食堂用了最后的一顿早餐,把放映设备和个人物品准备好,与其他同行一一握手话别后,踏上新的征程。到纸坊公社,我们被安排到公社的东院(现韩家祠堂)居住。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影机供收片臂上的片盘一样,在纸坊公社四十四个行政村这部大电影放映机上,年复一年不断地转了整整五个年头。其间转了多少圈我们说不清。能说清的是我们与观众之间建立的文化与科技知识传播情、同志与同志之间建立的兄弟情战友情,而更深厚的则是我与师傅之间的师徒情。我俩在一起工作将近八年,住过一个宿舍,睡过一张床,盖过一条被褥,枕过一个枕头。他关心同志、服从领导、吃苦耐劳、踏实肯干、顾全大局的工作和生活作风令我由衷佩服。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,他得了急性肠炎。第二天我们向水沟大队转场,那天是换片日,他让我跟机器,他进县城去换片。水沟到县城六十里,我怎忍心让他带病进城呢!吃罢早饭我多次要求去换片,可他就是不同意。在无奈的情况下,趁他不注意我突然骑上那绑好影片的自行车蹬上就跑。下午一点我换片回水沟时,走到武巡村东北约三华里处,天空骤然乌云密布雷电大作,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路上,我环顾四周,连一棵能遮风挡雨的树也没有,我心里害怕极了。于是我把脚蹬蹬得是加快加快再加快,但没走多远,硬币大的雨珠“瀑瀑义义”开始向我的头上身上砸开了。我害怕片子遇水粘连,紧急下车,把我的上衣脱下包住片盒后继续前行,可时间不长,小道上的淤泥就把自行车前、后泥瓦间的空隙全部给塞实,车轱辘不会动了。我找了根小木棍把泥投掉继续前行,就这样骑骑投投、投投骑骑,从武巡到水沟八里路整整走了三个多小时。晚上天气放晴,但师傅病还未好,肚子仍疼,我和他商量歇一晚,师傅不行,说一定要对得起群众。那天我操作放映机,师傅操作发电机。19:50八一电影制片

厂厂标随着解放军进行曲又光芒四射在银幕上,我看到师傅脸上露出来微笑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对师傅尊敬越来越深。他的很多作风传给了我。譬如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擦机器倒片子就是跟他学会的。后来早起我把洗脸水端在师傅跟前,把牙膏挤到牙刷上,在我的心中他等同父亲了。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他调到小屯公社影剧院。

放映员走千里路,吃千家饭,什么样地方都住过,新婚房、仓库、村部、牛屋;什么被子都盖过,新的旧的、花的兰的、脏的净的;什么饭都吃过,纯白面的、纯黑面的……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,我们在纸坊公社李楼大队一晚放了三部片子,电影结束后时针已指向夜间一点半,村干部给我们安排了村部的两个房间两套被褥。师傅指个房间让我住,他去了另一个房间。真是不去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大冬天,那被褥除薄得出奇外,白被里的被子变成了灰被里,两个被头的脑油黑得起明,味道就别说是多难闻了。怎么办?夜罪难受呀,我突发奇想把被子反盖吧,两个被头都有难闻的脑油味,把褥子当被子用又太窄,最后我想出个不脱衣服睡的办法,把被子、褥子都反过来横着卷成筒,把被子套在下半身,把褥子套在上半身。就这样我在被窝里当了一夜没带一个兵的团长。天亮了,我俩都起床了,我给他说我睡觉的情况,师傅给我演示了他睡觉的姿势。这时我才看到他盖的被子除了和我盖的被子一样有那么多脑油外,被子中间偏上些还有一个头大的窟窿,正好套在脖子上,他说他就这样睡了一夜。看了他演示的睡觉姿势我笑了,可我又偷偷地哭了。为什么他总是把好的东西先让我,处处为别人着想呢。他憨吗?他不憨!他傻吗?他也不傻!

一九八九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老师走了,永远地走了。

他走得突然,走得不平凡,走得令人尊敬。那天上午,他是带着胡川俱乐部票据去朝川矿务局财务上报销的,因天气阴沉欲下雪,他报税后没有点钱就回家了。到家发现出纳多给他拾圆钱。下午饭后,雪已纷纷扬扬,但他不顾师傅母所劝,放弃休息,置天寒路冰于不顾,返回矿务局财务给出纳送那多给的十元钱。因路况太差,途中被一辆北京吉普车撞翻夺命。

师傅死在正直上,死在大好上。他从来一分便宜也不去占。那天,他若晚去一小时、十分钟、悲剧也不可能发生,他一定不会走得这么快!但我的师傅,就是这么一个人。



诗词世界

楹联

●张文斌

激昂千载诗情雅;
秉笔一生妙韵新。
横批:骚客人生

●许宗合

书中游目天和地;
笺上传情诗与文。
横批:经纶满腹

●闫景社

桃花许我三生愿;
玉笔还春四世情。
横批:深情厚谊

●樊忠义

无边春色轻拂面;
不尽花香溢满庭。
横批:花色满园

●王娟

山乡致富寒梅辞旧岁;
村寨脱贫瑞雪兆丰年。
横批:共贺新春

父亲的三次眼泪

洗耳河街道上河小学五一班 辛怡淋 辅导老师:吴占国

今天,父亲给我讲了他一生中无法忘掉的三次流泪。我深深感受到那宽广无私的父爱。

父亲的第一次流泪是为他的大女儿(也就是我的大姐)。那时候,大姐在寄宿学校上学,有一天,父亲突然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,说我大姐发烧了。得知这个消息后,父亲心急如焚地赶到学校,把大姐送进了医院,由于医院的技术不好,好几天也没能痊愈,急火攻心的他还和医生吵了几次架。到了第六天,大姐问他:“我在这里治病这么久了,为什么还没有痊愈呢?”大姐的话让父亲无言以对,流下了愧疚的眼泪。

第二次流泪是因为他的二女儿(也就是我的二姐)。当时父亲夜以继日地开出租车,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人。二姐小时候很调皮。一天天气非常炎热,二姐竟然赤着脚在地面上走动,脚上很快烙出了血泡,大哭起来。到第三天的时候,二姐的脚开始肿起来,根本不能下地走路。看到这种情景,他伤心地流下了自责的眼泪。

第三次流泪是因为他的小儿子,也就是我,有一次,我发了高烧,他赶紧把我送进医院。经过医生诊断,需要输液。父亲请求医生派来技术好的护士。护士来了,但其中一个却是新来的实习护士。实习护士先把我的头发剃掉一半,找到血管后就手忙脚乱地拿起针头扎了进去。没想到扎错地方了,我的头立刻流出了血。父亲的眼泪也随之流了下来。没办法,又请来了一个技术好一点的护士,这次技术倒没问题,但因为针上有小刺,刚扎进去,头上又流出了血来。最后护士长来了,才顺利把针扎上。爸爸高兴地不得了,但又想起了我前两次扎针所受得痛苦,又一次流下了眼泪。

父爱是伟大的,无私的,我们无论怎么做都报答不了的。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份父爱,并且要好好学习,长大了好好报答父亲!



我的父亲母亲,我的家

●罗琴

我的父亲母亲和天底下所有普通的父母一样,有着老一辈的质朴和善良。每每想起他们,我的心就像被一块巨大的磁铁吸住一般加倍思念,眼前浮现出孤独和疲惫的身影。

于是,选择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晨,我携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……

列车驶入河南时,天空中细雨蒙蒙,车站上挤满了接车的人,我在人群中穿梭着,爸正翘首企盼。当我和儿出现在他面前时,他惊讶道:“长高了!”随后,我们走出站台,乘着爸的老式三轮摩托车,一路风驰电掣回家中。

见到妈时,发现苍老已然写在脸上,花白的头发卷曲地匍匐在头上,面容憔悴,目光因我的出现由黯淡转为惊喜。妈挽着我的手,不时地问我那,我以明亮的笑:“妈我在那边挺好的,你看我还长胖了呢!”妈的笑溢于言表。

故乡的家有种很强的归属感。我可以漫无边际地做自己想做的事,不用做饭,不用洗衣服,因为妈总是第一时间抢在我前面。日子过得惬意,但也很懒散,偶尔也会掀起小的波澜。

有一天,吃过午饭,老家大爷打来电话,说爸和老乡聚会时喝醉了,不省人事。我和妈一路狂奔打车赶回老家。只见爸歪躺在地上,衣衫不整,还不停呕吐。大爷说没想到爸不胜酒力。我和妈慌张地把爸抬上床,妈为爸洗脸、泡脚。爸嘴不停抽动着,嚷嚷着,叫着我的小名。我心里有点自责,没想到我的离开给家人带来诸多牵挂。爸其实从来不表露感情的,可就在此时,我分明感到他的眷眷之情。我发现父母也是柔弱的,他们更需要我的理解和关爱,而我平时却鲜少打电话问候他们。

意识到自己的问题,接下来的时间,我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他们面前,凡事亲力亲为,也操持起家务。把家打扫得干净整洁,每一块瓷砖擦拭得明亮照人,每一个角落彻底清除,爸妈很欣慰,不停地点头。周末,我带着妈买衣服,她嘴上说不要,可来回踱着步子,听着别人的夸赞,心花怒放。她平时习惯于付出,早忘记了得到回馈后的喜悦。

时间并不因为空间的转移而改变节奏,很快就到了我要走的日子。母亲一边帮我整理衣物,一边木讷地叮咛我:“出

门在外,照顾好自己。”爸显得比较平和,他知道我一人远方必须独自面对周围环境。父亲的坚毅和沉默,让我内心的胆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离开家的前一天,爸爸一大早就赶往城东的市场,为我买那里物美价廉的三黄鸡,回来后麻利地将其剁成块,然后把剥了皮的土豆切成不规则形状,给我做他最拿手的大盘鸡。曾经,每次看爸做这道菜我就抑制不住的兴奋,可如今再看他做时感觉不同了,爸爸在用的爱烹制,他知道我以后要亲自下厨做了。

当晚,我睡在自己已经斑驳的旧床上,妈妈把新套好的被子铺好,暖洋洋的,有家乡的温暖气息,是母亲一针一线缝的,睡上去安心而舒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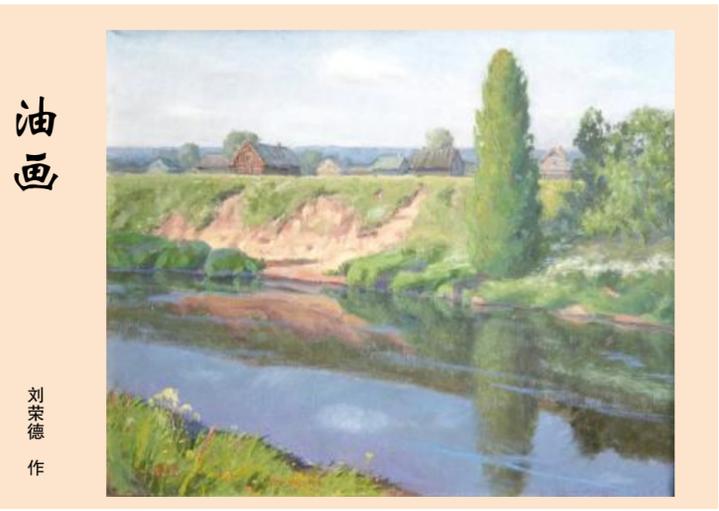
早上醒来,透过已经有点灰尘的玻璃窗,太阳正柔和地洒下光芒。妈妈的身影来回游动,我起身叫她,她只顾低头忙碌,动作不快但很卖力。原来妈正给我包水饺,一个个在台子上码放得整整齐齐。

到上午10点钟,家里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人,舅妈在一旁絮叨:“你妈怎么舍得你嫁那么远,要是我的闺女,我非哭死。”我轻声笑道:“不至于吧!”其实,心里万箭穿心似的痛,舅妈总是这样,在最不适应的时候说最不合适的话,就好像一层层剥开我的心,把我脆弱的感情也暴露得一览无余。透过橱窗,我看见妈妈倔强地抬起头说:“我闺女在外待惯了,她会照顾好自己的。”我和妈妈的心紧紧相连,我的每一次跃动都能震颤她的心灵。

此时,爸风尘仆仆地从外面回来,拿着一盒药。他知道我在那边有点水土不服,特地买的。中午临出门前,姐把火车票塞我手里,在我耳畔细语:“记得给家里常打电话,在外好好照顾自己,别让爸妈操心。”

相聚总是短暂的,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,那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。就如同一棵树,它只有吸收足够养分,才能长成参天大树,而待它老去世时,落叶腐化入泥土,来年又从根部吸收营养,树叶又从嫩绿长成深绿,直到落叶飘零,完成生命轮回。

此时的我,再也不是那个涉世之初,懵懂无知的乖宝宝,我要坚强、自信地活着,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,我想这正是爸妈对我的企盼。



刘荣德作

怀念我的爷爷

●马俊杰

11月28日感恩节,刚好也是爷爷过世二十七周年的祭日。爷爷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,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在我脑海里出现,难以忘怀。

在这特殊的日子里,我想利用自己的笨拙之笔,追忆他老人家在世时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,也算是弥补下自己的终身遗憾(当时因自己在部队野外驻训,爷爷临终之时没能赶回老家行孝)。

爷爷马庆云生于1916年冬月,家境贫寒,生活窘迫,自幼跟爷爷学习铁匠手艺,当时也算是铁匠世家。经过老爷爷言传身教,爷爷铁匠技艺日渐成熟,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,年轻时在方圆几十里就很有名气,一提到我们村姓马的铁匠时无人不晓,称赞者俱多。

解放后不久我爷爷就参加了工作,很快就入了党,在当时的临汝县纸坊公社铁业生产合作社一干就是三十年,从普通的职工做起,后住厂里负责生产、销售、安全等工作的主要领导者职务。当时厂领导由我爷和姓焦的厂长两个人负责,因我爷业务技术精、懂管理、人缘好,所以厂长就全部把业务工作交给他,放权于他,厂子大小事我爷说了算,但我爷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,从不越权,大小事也要请示汇报商量着干,俩人掏班子多年从没红过脸,百多号人的厂子,在当时乡镇企业也算规模不小了,虽然基础设施简陋,但效益非常可观。主要生产农用家用工具,主打产品曾畅销全国好几个省份,在当时也是纸坊公社的纳税大户。

记得当时爷爷还给我讲了个自己出“洋相”的故事,有一年他应邀去上海参加展销会,因崇拜“上海货”,就

从会上买把“上海产的菜刀”,回来想学学大上海的工艺,由于时间仓促,当时没仔细看买了就打包走了,回来打开一看,原来还是自己厂里生产的,只不过是别人进货后换了包装而已,说完后爷爷摸着胡须哈哈大笑……

我爷爷干工作任劳任怨,对自己严以律己,率先垂范,从不讲特殊。但是抓厂纪厂规敢于碰硬从不迁就。小时候放假我时常随爷爷去厂里玩,有件事让我记忆犹新,当时厂里有名中层干部因无故迟到十分钟,被我爷点名批评,让其反省,在全厂大会上做出深刻检查。因此厂里有人给爷爷起了个绰号“黑包公”,小题大做认死理,得罪人不留情面。对自己严格更是如此,我记得一次我去厂里餐厅因忘带饭票吃了顿蹭饭,后来爷爷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我一顿,立即带我去餐厅补了餐费,餐厅师傅说孩子小能吃多少,算了吧,爷爷却坚持不行,给他们说不能让孩子从小惯出坏毛病,这样对他今后长大没好处。爷爷就是这样一个人,街坊乡亲们谁家农具坏了找上门,爷爷就二话不说爽快地帮忙,宁愿把自己要紧的活停了,也要帮人家义务修理,让他们都满意而归。爷爷还是个热心肠,村里集资修路架电,扩大生产,他踊跃捐款,毫不吝惜。

1979年爷爷光荣退休,离开了工作岗位回到了家乡。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,无论农活和家务都是行家里手,样样精通,乡邻公认是个大能人。爷爷还是个街坊四舍公认的大好人,街坊乡亲们谁家农具坏了找上门,爷爷就二话不说爽快地帮忙,宁愿把自己要紧的活停了,也要帮人家义务修理,让他们都满意而归。爷爷还是个热心肠,村里集资修路架电,扩大生产,他踊跃捐款,毫不吝惜。

1992年冬月,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,爷爷病逝,享

年76岁。那天出席爷爷追悼会的人很多,有县企业办、纸坊乡政府、汝州市农具厂等领导,还有亲朋好友共计一百多人。当时悼词是这样评价爷爷的:马庆云同志一生吃苦耐劳,为人良善,是个好师傅、好领导、好党员。这是当年参加追悼会原纸坊公社铁业社退休老职工马清善所见所闻,回忆当时情况讲到动情之处话语哽咽,泣不成声。

在爷爷的影响和激励下,我伯兄妹六人个个好学历上进,父亲是个有着四十年来党龄的村干部,如今七十多岁了还奋斗在基层一线,为振兴乡村继续作贡献,叔叔在部队干了近四十年,从团职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,几个姑姑朴实贤惠,都是家里的顶梁柱。作为孙辈,虽然没父辈们那么优秀,但也没给他老人家丢脸,我们兄弟俩先后都参军入伍进了军营,把青春奉献给了部队,当兵期间爷爷时常打电话叮嘱我,在部队要听领导话,好好干,学好本领将来为国家作贡献。在爷爷的激励下,自己在部队很快就入了党,因表现优秀改转了志愿兵,弟弟后来也考上了部队院校,成长为营职干部,现在仍在部队继续服役。

“皓月当空照,恩惠我家人”。爷爷的言行犹如“一轮明月”时刻普润着家人。如今我们家家庭和和睦幸福,生活美满,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,所有的荣耀和成绩都与爷爷的严格要求、做人的准则和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。您老人家放心,作为晚辈,我们一定会把您的好思想、好家风,永远牢记,代代相传。

在这里我借清风一缕,借朝霞一抹,捎去我无尽的思念,愿他老人家天堂安好。